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 著
赵春明 译

资本主义发展的 长波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中财 B0004074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 著
赵春明 译

中央财经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22701

书号

F057/4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胡建祥

封面设计：李 冤

责任校对：祁兰德

责任印制：贾爱荣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比) 欧内斯特·曼德尔著 赵春明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088)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88 千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7-303-03249-5/F·38 定价：3.60 元

C056/27

ERNEST 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译者前言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年出生于比利时，长期执教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现已退休。曼德尔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也是西方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著述宏丰，涉猎广泛，其著作先后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由于曼德尔在执鞭之余，还身兼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之要职，并一直被西方认为是现代托派的理论权威，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他是不够重视的，甚至于还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改变。现在，曼德尔的一些学术思想在我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影响也不断增大，到目前为止，其著作已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就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及多篇论文。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是曼德尔受英国剑桥大学之邀在“马歇尔讲座”中所作专题报告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也是国际上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波运动的专著。为了更好地理解该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长波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在经济学说史上，有关长波的思想由来已久。较早涉及

到这个问题的是荷兰学者冯·黑尔德伦和沃尔夫，他们分别在1913年和1924年提出过存在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思想。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是极其初步的，因此未能在学术界引起关注。1928年，前苏联早期经济学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出版了《大经济循环》一书，首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假设。他在书中对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价格、资本利息、多种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平均水平、工资水平和其它指标进行了精细的分析，发现它们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长期波动，每一周期大约为40—60年，其中上升期和下降期各占20—30年左右，后人便把这种现象称作“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并把康德拉季耶夫视作长波理论的奠基人。康氏的长波理论一提出，就在当时的苏联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果是批判的意见占了上风，康德拉季耶夫本人也被作为“劳动农民党”的成员而遭监禁，1938年被重新判处为枪决（1987年7月前苏联最高机关为其恢复了名誉）。虽然长波思想在前苏联遭到了拒绝和批判，但是它以后却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研究。

从20年代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是西方长波研究的一个活跃时期，研究重点大多是对长波现象的统计证明和对长波根源的定性分析。从战后到70年代初期，由于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得到了高速增长，史称“黄金时代”。在这种繁荣景象之中，长波研究曾一度沉寂，否定长期波动存在、相信资本主义将保持永久繁荣的思想处于主导地位。然而，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革命高潮的逐

渐消逝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副作用的不断累积，西方国家又普遍出现了令其困扰不已的经济“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长波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再度活跃起来，人们试图从为期40—60年的大周期中找出“黄金时代”与经济“滞胀”之间的联系，并寄希望于下一个扩张性长波的出现和降临，由此便形成了众多不同的长波流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在美国有熊彼特的创新长波论（熊彼特本人虽早已去世，但他在三四十年代时就已根据自己研究的长波理论预见了资本主义国家将在70年代走入低潮，因此在70年代后熊彼特的名声大振，其后学者挖掘整理他的思想而形成了一派），福累斯特的动态系统模型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及门施（又译孟修，为美籍德国经济学家）的基础创新变形长波论；在英国，有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在荷兰有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在日本有篠原三代平的多元因素长波论；在比利时则有曼德尔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在这些代表人物和长波流派中，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来研究长波问题，只有曼德尔一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长波的起源，因此其长波理论在所有的长波流派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就曼德尔本人而言，他的长波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为时不长的过程。在1978年出版的、被西方誉为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作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他关于资本主义长波运动的基本观点。在该书中，曼德尔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讨论长波问题。当时，曼德尔客观上受西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思想还较深，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长波阶段的划分上。曼德尔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长波，即（1）工业革命长波，其中上升阶段为1790—

1823年，下降阶段为1824—1847年；(2)第一次技术革命长波，其中上升阶段为1848—1873年，下降阶段为1874—1893年；(3)第二次技术革命长波，其中上升阶段为1894—1913年，下降阶段为1914—1939年；(4)第三次技术革命长波，其中上升阶段为1940—1945(1948)—1966年，下降阶段为1966—?。到了80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曼德尔克服了方法论的技术倾向，试图从资本主义的时代特点中找寻出长波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时，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划分为：(1)工业革命长波，其中上升波从1789年至1825年，下降波从1826年至1848年；(2)自由竞争工业资本主义长波其中上升波从1848年至1873年，下降波从1873年至1893年；(3)垄断资本主义长波，其中上升波从1893年至1913年，下降波从1914年至1940年；(4)晚期资本主义长波，时间从1940年开始迄今，其中上升期为1940至1967年，从1967年以后至今则处于下降期。与划分方法上的转变相适应，曼德尔对长波现象的起因分析也有一定的进步，即由原来实际上的技术创新长波论转向强调多种因素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其实就是作者《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续篇。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共分四章，其中前两章侧重于对长波现象的经验证明和理论分析，后两章则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长波的历史和现状，并对长波运动的未来发展作了预测。总括起来，本书的主要特点和理论贡献在于：

第一，在分析方法上，曼德尔把理论分析和现实分析结合在一起。在第一、二章中，曼德尔首先通过统计资料来证明长波现象的客观存在，接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

论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来分析长波运动的内在原因。在作了这些理论上的分析之后，曼德尔紧接着就把笔锋转入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动的分析之中，探讨战后资本主义繁荣和衰退的原因，考察长波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研究长波运动对西方经济转变的推动机制和作用，并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走势，从而使本书在做出重大理论突破的同时，也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对统计资料的选择和运用上，曼德尔采取了一种较为科学的态度。在曼德尔之前及曼德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有关长波运动的证明大多带有主观随意性，即在指标的选择和运用上采取“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做法。而曼德尔则经过仔细的思考和相互的比较与鉴别，选择了工业产值、世界贸易额和利润率这些重要数值作为分析的中心指标，从而初步奠定和明确了统计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在理论分析上，曼德尔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人。西方学派在分析研究长波的起因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外生因素诸如货币、技术创新、战争及资源等的作用，而曼德尔则把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资本主义长波运动的存在和发展，从而实现了长波理论分析史上的重大突破。

第四，在历史分析上，曼德尔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来谈论长波现象，而是把长波运动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盛衰史之中，由此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去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历史及现实问题，比如，经济增长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战后西方繁荣的终结和 30 年代大危机的历史联系；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关系；等等。

当然，客观而论，曼德尔的长波分析也并非是无可挑剔和无懈可击的。首先，在对长波客观性的论证上，曼德尔所运用的统计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其次，在对长波运动起源的分析上，曼德尔过分强调了非经济因素在长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削弱了理论上的科学性和深刻性；第三，在对资本积累和利润率变动趋势所作的考察分析中，曼德尔忽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的购买能力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这一极为重要的因素，从而给自己的理论留下了缺口；最后，在本书的一些具体提法上，也有欠妥当的地方，比如曼德尔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当作独立国家看待，显然就是错误的。不过，虽然还存在这些不足，但是毕竟瑕不掩瑜，曼德尔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长波运动的意图和努力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他的研究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长波问题尤其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原文分正文和注释两大部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对此作了一点调整，即把每一章的注释部分都移放到了相应的正文后面。另外，原书中还附有名目索引，考虑到本书篇幅较小，名目索引的作用不大，故也在翻译中删去了。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承蒙得到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的指点，成书后，又鼎力向出版社推荐，充分表现了一位学界先辈对后学之人的关心和提携，在此特向陶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此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过努力的还有杨国昌、王德胜、呼中陶、缪力、侯且岸等诸位教授和老师，尤其是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胡建祥同志为了本书的尽快面世，更是操心费力，劳累有甚，在此也一一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本书的作者曼德尔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于千里之外给译者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对翻译工作表示支持，从而给了译者极大的鼓励。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书中夹杂了不少别国文字，因此译文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并不吝指正和赐教。

译 者

1993年6月写于北京

师大四合院东楼

原 序

这本书是我应剑桥政治和经济学院之邀，在1978年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讲座”的讲稿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自6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波问题就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我。那时，清楚地表明战后繁荣将趋于终结的初步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为此，我在《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一书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概念都明显地遭到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冷遇，学术界对此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看来，在经济学家们重新开始注意长波问题之前，出现一次实际经济状况的转折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则这样的转折显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发生了。

我相信，我为目前正在经济学家中间兴起的长波讨论热潮做出了一定贡献，因为我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释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基础，这就是利润率的长期运动最终决定了（经济增长和世界市场扩张的）资本积累较快或较慢的长期速度。在随后的讨论中，企图使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作用“边际化”，并醉心于用货币、心理或者纯粹的技术革新因素来说明长波的思想，在那些越来越重视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长期运动研究的经济学家中仍占上风。这种想象至少说明“务实的”资产阶级可能要比许多经院经济学家在基本观点上更快地站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边。

感谢安德烈·岗德尔·弗兰克、大卫·M·戈登、狄克·罗伯茨和安瓦·夏克，他们曾对我的手稿提出过富有成效的意见，其中有些意见对我形成自己的最后结论产生了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仍坚决不能同意弗兰克和戈登两位朋友的一个看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长波可以通过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内生机制来得到解释。

欧内斯特·曼德尔

附录

本书作者写给译者的信

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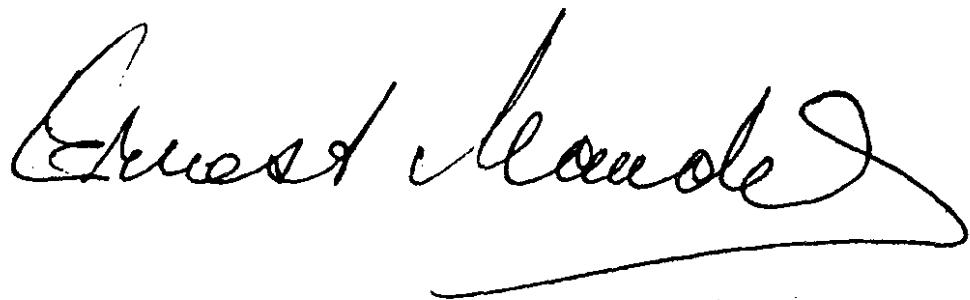
感谢你的来信和你想把我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译成中文出版的良好建议。我特此授权于你。

你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本书的第二版将于今年由伦敦福索出版社出版，与首版相比，这一版增加了一些内容。届时我将赠送一本给你。

谨致最好祝愿并忠实于你的

欧内斯特·曼德尔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Ernest Mandel".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from the end of the name.

1993年5月12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原序·····	(1)
第一章 长波：经验证明及其解释	
——平均利润率的变动·····	(1)
第二章 长波、技术革命与阶级斗争周期 ·····	(39)
第三章 长波、通货膨胀和战后繁荣的终结 ·····	(63)
第四章 特定历史时期的长波 ·····	(97)
附录 本书作者写给译者的信·····	(125)

第一章 长波：经验证明及其解释

——平均利润率的波动

真是咄咄怪事，尽管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的长波理论明显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开创者是帕尔瓦斯，考茨基，冯·黑尔德伦和托洛斯基）¹，但仅仅因为它被经院经济学家如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斯密昂德和杜普拉斯所采纳，马克思主义者便对此嗤之以鼻。这种态度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双重的自我挫败。首先，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益无视明显成为工业周期主要方面的事实，即工业周期与长波的联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工业周期幅度。其次，它妨碍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预测最近经济历史的两次重要转折特点：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另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势不可挡。

根据确凿无疑的证据²，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否定的。所有的现实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以工业产值增长和（世界市场的）世界出口增长作为重要指标，那么1826—1847年、1848—1873年、1874—1893年、1894—1913、1914—1939年、1940（48）—1967年和1968—？期间则是这些指标平均增长率剧烈变动的时期。在各连续的长波之间，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介于50%至100%之间。

这些长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前的英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后的美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

时它们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工业产量中要比在所有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不平衡规律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那些竭尽全力追赶工业化步伐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和二十世纪的日本，即使在长波的停滞阶段，也以超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发展着。但是这个事实只不过强调了长波之间更加密切的全面联系而已。

我们这里简单地来回顾一下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论述长波理论时所引用的主要统计证据〔表 1.1〕。

我们再补充一些由其他作者计算的统计材料。吉斯顿·伊姆伯特（在约根·凯克真斯基计算的基础上）计算了每一资本世界生产的指数（指数趋势），见表 1.2。尽管他对有些年份的安排似乎不够科学（减少了波动的幅度），但这些数据仍可证明长波客观存在的一般性结论。根据每一资本世界生产增长率在 1948—1968 年期间的强劲高涨和随之而来的下降趋向，要进一步扩展这些趋势是并不困难的。

伊姆伯特还对世界能源产量的长期趋势作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计算〔表 1.3〕。我们虽然仍不能同意他对某些年份的安排，但是这些数据所反映的长波现象却是十分突出的。

不久前，W·W·罗斯托出版了一部巨著，主题就是关于长波的问题，其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统计数据。³

安格斯·麦迪逊⁴最近也提出了统计数据，以证明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存在，这比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有关分析晚了七年。的确，他的计算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我们的计算，他试图证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 16 个国家* 作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目前已发展到 24 个成员国 —— 译者注。